



FARCRY

孤岛惊魂

ABSOLUTION

赦免

URBAN WAITE

[美] 厄班·韦特 著 张翰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孤岛惊魂：赦免

[美]厄班·韦特 著

张翰 译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 2019 Ubisoft Entertainment. All Rights Reserved. Far Cry, Ubisoft and the Ubisoft logo are registered or un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Ubisoft Entertainment in the U.S. and/or other countries. Based on Crytek's original Far Cry directed by Cevat Yerli.
Cover by Faceout Studio.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9 by Beijing Hongyu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Co., Ltd.

Special thanks: Yves Guillemot, Laurent Detoc, Alain Corre, Geoffroy Sardin, Yannis Mallat, Gérard Guillemot, Jean-Sebastien Decant, David Bedard, Manuel Fleurant, Dan Hay, Andrew Holmes, Nelly Kong, Marie-Joelle Paquin, Julia Pung, Sebastien Roy, Andrejs Verlis, Sarah Buzby, Clémence Deleuze, Caroline Lamache, Victoria Linel, Anthony Marcantonio, François Tallec, Joshua Meyer, Virginie Gringarten, Marc Muraccini, Cécile Russeil, Raha Bouda, Stone Chin, Holly Hua, Jordan Archer, Bailey Mcandrews, Adam Climan, Heather Haefner, Barbara Radziwon, Marie-Pier Theberge-Julien, Damian Dale, Tom Curtis, Giancarlo Varanini, Lauren Jaques, Derek Thornton, Tina Camero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孤岛惊魂: 赦免 / (美) 厄班·韦特著; 张翰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5133-3533-1

I. ①孤… II. ①厄…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46427 号

孤岛惊魂: 赦免

[美] 厄班·韦特 著 张翰 译

出版统筹: 贾骥 宋凯

责任编辑: 汪欣

责任印制: 李珊珊



次元书馆

出版统筹: 贾骥 宋凯

出版监制: 张泰亚

特约编辑: 赵赟

美术编辑: 张恺珈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马汝军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 北京美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910mm × 1230mm 1/32

2019年5月第一次印刷

533-1

如有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每本书都是一座传送门

献给所有帮助本书出版的粉丝

楔 子

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圣经·马太福音》13:39

警长进屋坐在了椅子上。他摘掉帽子，把腿跷在桌子上，看着对面的玛丽·梅。

“这是怎么回事？”警长问道。

“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玛丽·梅说，“我只是想知道你想怎么办。”

警长摸了摸帽檐，从上面摘下了什么东西，弹到了一边。他曾经是一名骑牛手，玛丽·梅记得小时候自己就见过他。爸爸妈妈曾带她和弟弟德鲁去看过这个人骑牛。当时他很瘦，很年轻。玛丽就站在栏杆边，看着他从大门出来，骑着牛来到了场地中央。牛不断踢起一片尘土，他在牛背上被不断地甩动，仿佛快要坚持不下去了，场边的人们对着他大吼着鼓劲，要他坚持住。那一刻，他似乎无所畏惧，仿佛一位英雄，但现在他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了。

他把帽子扔在桌子上，把腿放了下来，直视着她的眼睛，说道：“妈的，玛丽，你知道，我不能插手这件事。这只是一场意外，仅此而已。况且就算不是意外，我也对这件该死的事没有任何办法。”

“意外？爸爸去那里找德鲁。他开了四十多年卡车，包括他自己的和公司的，从来都没在车上留下过一丝刮痕。他现在出事了，而你管这叫意外？”

“请节哀，但我什么都做不了。”

玛丽坐在那里看着警长。她看到他眼中真诚的同情，突然一股悲伤涌了上来，因为她知道，他所说的是事实。“你认为他们能把你推得开？你认为他们会把你推得太远，一直推下悬崖？”

“你在说什么啊！”

玛丽笑了。她把整间办公室都扫视了一圈，然后把目光拉回到办公桌上，警长的帽子就放在他们之间的那块木头上。秋天她就要满

三十岁了，一夜之间，她几乎失去了她在意的所有东西，剩下的只有酒吧和她心中滋长的愤怒。

“德鲁还在那里。”她说，“我打算接他回来，至少告诉他，爸爸已经死了。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她一推桌子，站了起来。她穿着一件T恤、一条牛仔裤，及肩的棕发绑在身后，她能感觉到血液在颈部的血管里危险地搏动着，但她无法控制。

“我去过那里一次。”警长的声音让玛丽停下了脚步，她的手还在金属门把手上。上方的玻璃上刻着字，玛丽看到他透过玻璃正注视着自己。“他们邀请了我，问我是否要参加他们的活动。”

玛丽转过身来。

他走了几步，绕到办公桌前。“我们有末日预备者，有末日疯子，有很多人住在山上的棚屋里。有的地方没有电，没有水。奶奶和曾孙子、曾孙女睡在一张上下床上，他们的父母还在继续生孩子。我们有枪迷，有掩体和大院。我们有自由思想家、无政府主义者、虚无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还有谁知道什么主义者。但我告诉你，我在伊甸园之门看到的那些东西，他们的信念，他们给‘圣父’这个词赋予的该死的力量，是有传染性的，而且已经钻进了我的皮肤。他们都是信徒，你知道吗？每个人都是。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一件坏事，也不会让他们质疑自己的信仰，但我告诉你，这让我感到害怕，让我比迄今所见过的任何事情都要怕，而我对此没有办法。因为那完全合法。”

“你在练习这段演讲？”玛丽·梅问道。

“我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这么对自己说。”

她转过身推开了门。“他是我的弟弟，我只剩下他了。”说完，便走了出去。

* * *

玛丽·梅开车走到半山腰，看到教会白色的卡车出现在她的后视镜里。那辆车跟着她走了八千米。每经过路上的一处弯道，她都会睁大眼睛，看着远处的树和消失在道路尽头的柏油，但卡车从未消失。它总是会在转弯处再次出现，跟在后面，就仿佛她那辆红色福特皮卡和教会的白皮卡用绳子系在了一起，前面这辆拖着后面那辆。

她又开了一千米左右，然后在路边停下来，她关掉了发动机，拿起了父亲的旧镀铬点 38，放在了面前的仪表台上。如果此时能给谁打电话，她会立刻就打，但是在希望郡，她并不知道该打给谁，这里也没有信号，因此她等着白卡车在最后一个弯道上刹车。

卡车轧过了她身后的石子，她这才认出坐在驾驶室里的那个人——约翰·席德。玛丽差不多认识他有半辈子了，曾经她认为约翰只是这个世界上无关紧要的某一个人，但现在她不这么想了。在玛丽看来，对所有哪怕只是碰巧挡了他路的人来说，约翰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存在。约翰和他的兄弟们运营着伊甸之门，如果说有人知道她父亲发生了什么，或者她要去哪里找自己的弟弟，那这个人只能是约翰·席德了。

约翰推开车门，站在了路边。他比玛丽大十岁，身高接近一米八二，一头棕色的头发，胡子盖住了下半张脸。玛丽在后视镜里看到约翰盯着自己看了一眼，然后他回到卡车里面，从驾驶室里拿出某样东西。玛丽·梅觉得可能是一把枪，但她无法确定。约翰撩起后面的衬衫，把那东西藏了起来。他向玛丽走过来的时候，玛丽把车窗打开了一条缝。

“害怕了？”约翰问。

她看着他反问道：“我应该害怕吗？”

约翰在原地站了几秒钟，他伸出一只手，将手指伸过窗子，指尖伸进了驾驶室内。“你有持枪许可证吗？”他冲着仪表台上的枪一点头，指尖在窗缝那里晃动了一下，然后把手收了回去。

她把目光落到了枪上，然后又看向约翰。他已经退后了一步，现在站的地方离卡车有一小段距离，仿佛是在暗示玛丽不该使用那东西。“这是爸爸的。”她说。

玛丽一直注视着他，他似乎在考虑要怎么进行回应。她听到约翰说“我听说了，节哀吧”，这让她觉得他仿佛还是人类。

“出事的时候，他来这里找德鲁。”

“是这样吗？”

“现在我来找德鲁，带他回家。”

“我听说了。”

“是吗？”

“当然，”约翰说道，“我听说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听说你仍然在酗酒，我们都想劝你不要这样了。这只是我听说的其中一件事情。”

玛丽像看傻子似的看着他，但她非常清楚对方并不蠢。“你觉得如果没有酒，我怎么能开酒吧？”

“我不知道。”

他的话里没带什么感情，但玛丽知道他就是这个意思。“你知道我弟弟在哪里吗？”

“我知道他在哪里，他和我们在一起。”

“他知道爸爸的事吗？”

“他知道。”

“你会让他从山上下来吗？”

“他什么时候都可以从山上下来。我又不是负责他的看守。”

“真的是这样吗？”

“我能跟你说的只有这么多。”

玛丽把手放在钥匙上，她打着了车，然后双手放在方向盘上。镀铬的点 38 仍然在仪表台上，随着发动机而振动。

“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找我的弟弟。”玛丽说。

“你真是个聪明的女孩。”

玛丽讨厌他这样说，就好像他知道很多事情。

他上前一小步，她抬起一只手，并望向了那把枪。

“没有必要这样，”他说，“在发生无法挽回的事情之前，你为什么不转身下山呢？”

玛丽没有回答，而是开车走了，把约翰留在了那里。在后视镜中，玛丽看到约翰把他放在衬衫下面的东西拿到了面前——那是一台对讲机。他可以用对讲机告诉别人她的踪迹，那对她来说不是什么好事。

走了将近两千米，她把点 38 放下，放在大腿下面压着，这样枪在她继续往山上开的时候不会滑下去。每次转弯，她都会看看后视镜，隐隐有些希望看到约翰仍然跟着她。

转过下一个弯道，她看到两辆教會的卡车正等在交叉路口处。四名男子站在那里，他们每个人都带着什么东西，从这个距离上看，她猜可能是步枪，甚至机枪。她停下了卡车，从大腿下面拿起枪，打开弹仓看着里面的子弹。玛丽有些想转身离去，但她知道自己不会，现在放弃就是放弃她的弟弟，放弃他对自己的所有意义——也就是她的家，她的父亲曾经那么努力奋斗想要保护的这个家。

她挂上倒挡，胳膊搭在椅背后面，然后猛踩油门踏板。卡车的轮胎开始旋转，她一边在路上后退，一边想起了她见过的一条上山的碎

石伐木道。走到碎石路前的转弯处，她看到约翰的车正沿着山路上来。

有那么一瞬间，玛丽想起了父亲，想起了当初发现他尸体的时候，他正趴在方向盘上，挡风玻璃碎了，大卡车弯曲地挤在了一起。没有目击者，也没有什么明显证据能够说明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父亲出门的原因跟她一样，想带她的弟弟回来。她想起了约翰的话，那话的内容和意思，让她几乎可以认定，她的父亲并非死于意外。

车子驶过约翰身边的时候，玛丽·梅并没有放慢车速，刚一看到那条碎石路，她就重重踩下油门，猛地把车轮往左一打，发动机嗡嗡响着，车子驶下了大路。她现在正倒退着上山，轮胎辗在碎石上，石子敲打着轮子。她转过头，透过前挡风玻璃，看到约翰正穿过轮胎扬起的尘土。

大路上，另外两辆教会卡车也掉转过来，沿着伐木道跟上了约翰。

开车的玛丽·梅将一切尽收眼底，她一直在倒退，引擎轰鸣着，速度表上的读数是每小时六十五千米。狭窄的道路上，没有地方可以转弯，所以她一直把脚放在踏板上，胳膊夹着椅背，眼睛看着身后的路。碎石路已经消失，她的车正驶在高山密林包围的湿润的泥土路上。卡车在泥泞中颠簸着，泥土被轮胎抛向空中，落在后窗上。卡车后面的货厢仿佛是从深深的水坑里跳出来的，就像是一艘船正在穿破泥泞的棕色波浪。玻璃慢慢被车轮溅起的泥点模糊了。

车子一直以每小时六十五千米的速度行驶着，直到撞上了什么东西。撞到的可能是石头，也可能是落在路上的树枝，那股力量足以让卡车发生侧滑。她想要刹车或者转弯，但却被什么东西缠住了……卡车飞了起来，掉进了森林里。

第一章

那些向我们的方舟伸出罪恶之手的人，想将我们溺死在洪水中的
人，想让我们辛苦劳作却一无所获的人，终将发现，他们那罪恶的手
将被斩断。神将斩断他们的手，如同结束劳动的农民开始弯腰收割小
麦一般轻松。

——蒙大拿州希望郡，伊甸之门圣父

一周前……

这是一头从加拿大跑来的雄性灰熊。雷声惊醒了威尔·博伊德，他出门走进夜色，向北望去。在月光和云影的淡灰色之间，北落基山的轮廓仿佛黑暗中的哨兵。北方下起了暴雨。白天干活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一场暴雨正在孕育，空气越来越黏稠，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种沉重潮湿的感觉。雨水落下之后，这种感觉瞬间就消失了，天空被电光照亮，仿佛湖上破碎的冰面，接着一切又被湖水吞没。

十千米外的山坡上，在风的推动下，大雨倾盆而下。他站在山上，看着这一切。森林环绕着他，有黑松也有白云杉，更远处，山麓和森林之间的小丘上，他看到闪电照亮了下面长满了六月草的原野，光亮在逐渐扩大。

在过去将近十二年的时间里，他曾多次穿过这片原野。他知道，在鲜花盛开的春天，这里开满了紫色的风信子和蓝色的亚麻花。夏天，大部分花草都变成了金绿色。而到了秋天，它们又都变成褐色。在接下来的六个月时间里，原野又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在苦寒的冬天和恶臭的夏季里，他都曾穿过这片原野。他从分给他的这幢小屋中出来，带着两只装水用的塑料桶，越过教会要求他看管的这片土地。在这里他经常能看到麋或鹿，有时候会看到鹰或隼在空中盘旋。

现在他站在这片原野上，裹着从床上拿来的羊毛毯，看着远方的雨水冲刷着一条又一条山脊，仿佛风是一种可以看到、可以摸到的东西。第一阵隆隆的雷声将他从睡梦中惊醒，他走进了蓝色的夜晚等待着，看着远方的山峰。闪电第二次出现，雷声紧随其后，蓝色和白色的电光照亮了周围的群山和丘陵。威尔将毯子往肩上拉紧了一些，向前走了几步，看着闪电消失，让自己的眼睛重新适应黑暗。闪电不断

分岔，就算闭上眼睛，他仍然可以感受到闪电的印迹被困在黑暗中的眼皮底下。

他首先看到的是一头鹿，一头成年雄鹿，今年刚刚长出鹿角。闪电再次袭来时，那头鹿已经在黑暗中来到了原野中央。奔跑过程中，被闪电照亮的鹿就像是被冻住了一样，一条前腿向前伸出，两条强壮的后腿正在弹起，仿佛悬在了原野上方。威尔看到了这一切，然后又看到它消失。天空中的闪电消失了，随后雷声隆隆，暴雨越来越近，远处的山麓开始在雨中消失。

他向草丛中走了几步，想寻找那头鹿，但几秒钟之后，它飞一般地穿过了原野，再次消失了。

接着，灰熊来到了这片原野上。天色逐渐变暗，灰熊肌肉隆起的身形移动了过来，它的上半身和不断运动着的精瘦肌肉包裹在毛皮里。它飞快地移动着，耳朵被风推得贴在了头上。高空中，闪电闪过，这场景就仿佛一张照片：一头熊站在一座大型博物馆的大厅深处，庞大而凶猛。

但闪电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雷声，熊仍然在那里，在原野中央停了下来。最开始是几滴雨，最后变成了暴雨，凶猛地砸了下来。这头熊似乎正研究着空气，抬起鼻子，朝着远方的树和即将到来的雨墙。它用两条后腿站着，面对着雨。威尔简直无法相信，世界上有那么大的熊。他觉得它体内仿佛有一个半人半兽的原始生物，曾在过去的日子里统治着所有生灵。

那头熊就那样站在那里，后腿撑着身体，面对着雨水，雨从林间喷涌而出，仿佛一面墙压过田野。雨水包围了它所经过的一切，它那样厚重，山峰、山麓、森林，雨墙后面的一切都消失了。雨点落到熊的身上，仿佛熊根本就没有在那里，威尔又站了一会儿，看着雨墙向